

文体汇

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今起施行

一起“阅”入美好生活

□ 朱光



马上评

今天起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施行。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撰文《既要久久为功,也要只争朝夕》,开篇第一句话:“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,目的是建设书香社会。”建设书香社会,正是走向美好生活的重要一步。

阅读的终点,从来不是书架,而是现实生活、辽阔人生。如今的很多“斜杠文艺青

年”,身为“新大众文艺”颇为活跃的圈层,提升了个人甚至行业价值。例如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导演饺子,毕业于医药专业,却精于动漫、热爱阅读。他最喜欢的28位偶像中,包括余秋雨、金庸、易中天。再如,本报推出的“上海阅读者”系列专栏,不止于赞美每一个阅读者的热忱,更注重分享其个人的阅读方法、独特经历乃至阅读带来的生活切片。当每个人独有的阅读秘籍成为“共享经验”之后,我们也就为书香社会的建设出了一份力。

阅读能帮助更多人理解他人、理解传

统、理解世界。如果没有《金石录》,李清照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仅是“女词人”。她最近留给世人的印象,是上海歌舞团排演的舞剧《李清照》——让观众对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爱情故事有了感性认识。赵明诚去世后,李清照嫁给武夫张汝舟——其觊觎妻子的文物之财而非文学之才,不过百日就离婚。才女就此进入悲剧人生倒计时。她的精神寄托,是与开创了金石学的赵明诚合著的《金石录》。她不仅让这本书付梓、传播,还撰写了《金石录后序》一文,使之“金石不渝”。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,

本身就是散落于各种材质上的“书的局部”;而“金石”二字从实体的器物引申到所象征的精神不朽,是文字和阅读者之间的千年回响。去上图东馆观赏“情比金坚——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·新春特展”,会更深刻地认识到,“金石学开创者”可能才是李清照本人更认同的“毕生追求”。追求的过程,让其可以克服万难,只为走向美好生活。

“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”是以书本为阶梯,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。实现书香社会的最终目标,就是让这9个字,成为大众内化于心的生活方式。



有人在书房安顿心灵,有人则把

世界当成一本巨大的书。作为一名身兼作家、策展人、设计师等多重身份的“斜杠文艺青年”,卜翌(见上图)身上最鲜明的标签,或许是她对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这句话的极致践行。

刚从墨西哥与古巴的旅行中归来,她仍携带旅途的气息——这已是她第三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。出发之前,她重读了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对于卜翌而言,每一次旅行,都是对阅读的“提现”。

在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即将开启书香社会新篇章的当下,卜翌用她的生活方式证明:阅读不仅是案头前的静思,更是通向辽阔世界的路引。

行走是阅读的补充

在这个习惯于“打卡”的时代,卜翌的旅行显得有些另类。她拒绝走马观花,也不急于收集景点,而是带着阅读的想象与记忆出发,在行走中去验证,在停留中去体会。

“对我来说,旅行是阅读的补充。”卜翌直言。此次赴拉美之前,她还重读了墨西哥作家胡安·鲁尔福的作品。抵达之后,她走访了弗里达·卡洛与迭戈·里维拉在墨西哥城的故居与工作室,寻找艺术与命运彼此缠绕的痕迹;在古巴哈瓦那,她循着海明威的足迹,重新回到他写下《老人与海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旧居。

而去巴黎旅行,她几乎每次都抽出时间去城中的拉雪兹公墓。她会在王尔德满是唇印的墓碑前短暂停留,去寻找波伏娃与萨特的安息之处,也会在肖邦墓前听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演奏一曲。“行万里路,实际上是对

书本的第二次、第三次阅读。”卜翌这样定义

她的旅程。因为喜欢法国文学,她曾将作家与城市空间一一对应,最终完成了她自己的《巴黎文学地图》。

对她而言,旅行从来不是抵达风景,而是在不断抵达中,重构自己的世界观,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个深谙这座城市文化肌理的“当地人”。

书籍是旅途的伴侣

在成为一名资深旅行者之前,卜翌首先是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。大学时代,她曾立下“一天读一本书”的誓言,甚至有过两天一夜不眠不休,只为读完一部大部头的痴迷。

在卜翌看来,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广阔的视野,是当代人对抗焦虑的良药,“当你通过书本和旅行见识过世界,你会知道,人生不止一种标准,哪怕在最差的境遇里,也有不同的风景,你可以更勇敢从容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。”

对于如何保持阅读热情,她的建议很朴素:保持好奇,不要让阅读成为“过去式”。“好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。”卜翌说,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、不同的地点重读同一本书,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感悟。

作为一个常年在路上的阅读者,卜翌也有一套独特的阅读法。为了避免旅途中因长篇小说未读完而产生的焦虑,她的行囊中常备短篇小说集。短小精悍却脑洞大开的文字,是她飞行途中最好的伴侣。

随着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的施行,阅读将成为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卜翌的故事印证,阅读的终点不是书架,而是更广阔的世界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扫码
看卜翌的
阅读故事

阅读的终点不是书架,而是世界

两部宋刻本《金石录》首次“同框”

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“情比金坚——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·新春特展”(见下图)上,上海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部宋刻本《金石录》在同一展柜联袂展出,这是两部失散多年的宋版至宝首次“同框”。

六对伉俪 共济深情

《金石录》由赵明诚、李清照合著,李清照于赵氏去世后整理成书,表于上朝,刊行问世,并撰写《金石录后序》一文。这部中国古代金石学重要著作的流传本身就是一段“金石不渝”的文化传奇。800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翻开《金石录》,那娟秀的笔迹与刚劲的题跋相互映照,仿佛还能看见归来堂的烛光下,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知己夫妻相对而坐,在金石文字间寻觅着永恒。

本次展览以这部金石名典为核心,不仅仅展示《金石录》,还围绕伉俪同藏共读的主题,展出阮元刘文如、奕绘顾太清、王芑孙曹贞秀、张蓉镜姚婉真、徐乃昌马韵芬等六对夫妇的著作和藏书原件18种,呈现儒林眷侣或共研金石,或同校诗书,或酬唱往还,或协力典藏的精神生活,揭示鸾凤和鸣之于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情感力量;芝兰同馨对于文脉滋养与赓续的共济相成。

两部国宝 合璧奇缘

“一页宋版,一两黄金”,《金石录》长期被认为是宋刻孤本、全本,历经明清数代藏家递藏。数百年间,仅知有十卷残宋本存世(即上海图书馆藏本)。直至1951年,南京甘氏津逮楼得到一部三十卷足本《金石录》,经张元济定为宋龙舒郡斋刻原刻,并作长跋详考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为护送入京,终藏北京图书馆(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。当时,学者仍沿袭清代以来金石学者的旧说,认为二者是两种编次互异的宋本。后来,经过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专家考证,才发现二者为同版的不同印本:三十卷足本为初印本;十卷本为后印改本。十卷本曾由书商“移花接木”、假充足本,骗过了历代藏家学者。

尽管如此,十卷残本《金石录》因其校正了部分文字错误,且载有明清两代著名文人学者的题跋、题咏32则,印记300枚,仍备受学者藏家珍视。此前,两部宋版国宝《金石录》从未同台亮相。

围绕这场新春特展,上海图书馆将推出系列非遗体验新春活动和周末市集,陪伴市民游客“文化过大年”。2月14日、2月22日、3月3日还有三场“金石良缘:中国人的婚仪”传统婚仪体验活动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